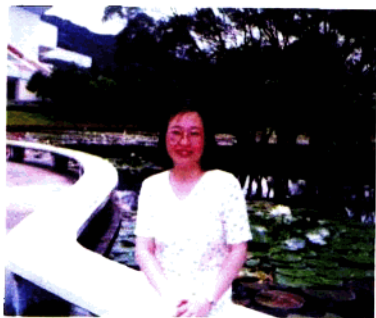


古代文献研究论稿

郝润华 著





郝润华，1964年出生于甘肃武威市。1985年，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，同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，1988年毕业，获历史文献学硕士学位。1995——1999年，师从周勋初、莫砺锋二位教授攻读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，1998年，赴日本国立奈良女子大学留学。1999年毕业，获博士学位。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所副研究员、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生导师，主要从事古代文史、文献的研究整理及研究生指导工作。自工作以来，完成出版专著有：《李翱集》（校点）、《李益诗歌集评》、《〈钱注杜诗〉与诗史互证方法》等，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有：《试论李益诗歌地位的升降》、《从钱谦益到陈寅恪：古典诗歌解释系统的建构》等学术论文40余篇。

序

1998年,在《文学评论》编辑部、《文学遗产》编辑部、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》编辑部、南开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的“全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展望及信息交流座谈会”上,我就“专”与“通”的关系,作了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“合则双美,离则两伤”的发言。多年来,我一直以此方向指导青年学者。近见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郝润华博士《古代文献研究论稿》(以下简称《论稿》),能沟通文学、史学与文献学,打成一片,多所创获,阅后甚为赞赏。

《论稿》分上、中、下三编。上编选录《乔亿及其〈大历诗略〉》等有关文学文献学的研究论文六篇;中编选录《论梁武帝〈通史〉与南朝修史风气》等有关历史文献的研究论文八篇;下编选录《试论李益诗歌地位的升降》等文史研究论文七篇。共二十一篇。乍一看,下编所讨论的问题,不属文献范畴;细阅之,著者所用的方法,仍扎根于文献的考证。看了上、中编,再看下编,可以完整地领略著者专通结合、文史结合、考论结合的学术特色。

所谓“通”,既要直通,又要横通,才能融会贯通。从《论稿》看:著者深入研究了明末清初的《钱注杜诗》和现代的《元白诗笺证稿》、《柳如是别传》等书,对诗史互证方法的产生、发展过程,进行了整体的考察,认为:陈寅恪受了钱谦益注杜诗的启发,在其基础

上,作了很大的开拓,使诗史互证方法成为一种系统的科学方法,具有现代学术性质。以往,学者们大多从历史角度来说明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方法,甚至有人认为这一方法是陈寅恪所开创的。如今,润华博士从文学角度的诗歌解释学这一层面切入,对陈寅恪——钱谦益的诗史互证方法的学术渊源,作了全面的探究,结论有理有据,令人信服。

文献中有《邨侯家传》、《邨侯外传》二书,其关系如何?学术界注意到这个问题,尚未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,甚至还有误解。有人认为《家传》与《外传》非一书,《家传》为李繫作,《外传》非李繫作。润华博士对比了类书中所引用的《家传》、《外传》文字,认为二传实为一书,《家传》是原书名,《外传》是宋人所题,均为李繫作。在话本小说尚未普遍流行的北宋时期,内容接近小说的“外传”体,为当时社会人士所喜爱。《家传》中所载李泌事迹,颇涉虚妄,书商为了牟利,将这些神秘怪奇的文字,抽取出来,妄称《外传》以吸引读者,便于销售。

梁武帝《通史》、唐柳芳《唐历》均已散佚,学术界未予重视。润华博士钩沉索隐,考证了《通史》的产生过程、内容、体例、亡佚时间及撰写背景,认为南朝受通史体《史记》的影响,并鉴于断代体史书之弊,一时产生了多部通史体史书,可惜都未保存下来,梁武帝《通史》正是当时史书由断代体向通史体转变的一部标志性著作。从而否定了南朝承袭魏晋修史风气,断代体史书独盛之旧说。润华博士又从司马光《资治通鉴考异》引用柳芳《唐历》文字达一百多条这一罕见现象出发,认为《唐历》是唐代一部有影响的史学著作,对其人其书,进行了全面考证。又对比了两《唐书》、《通鉴》所引《唐历》内容,阐述了《唐历》的史学价值。以上数例,洵可谓直通、横通而后达到融会贯通也。

此外,润华博士还对比了《钱注杜诗》与《辑注杜工部集》两部重要的杜诗学著作,认为钱谦益注杜诗,在方法上有新的开拓,而

朱鹤龄则固守传统方法。朱注中若干较有创见的注释,大多出于钱注。有人褒朱贬钱,未为笃论。润华博士又得日本国立奈良女子大学横山弘教授之助,见到江户时期汉学家市河世宁《陆游诗醇意注》旧刻本,发现其中所辑陆游佚诗八首,可补近时国内《剑南诗稿校注》之缺漏。并对八首佚诗,进行考校发现《感赵宋即事》是《感赵宗印事》之误等等,均有很高学术价值。

润华女士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,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硕士,南京大学文学博士,又留学日本一年。她在文学、史学、文献学三方面都下过工夫,能融为一体。又治学刻苦,笔耕勤奋,除《古代文献研究论稿》外,已出版专著三种,还有两种学术著作在撰写中。《论稿》材料翔实,论证精细,反映了著者深厚的学术修养和可贵的创新精神。我年将八十,日益昏眊,与著者偶同讲授,为之序。摩挲全稿,老眼增明,不辞衰朽,欣然命笔。润华女士风华正茂,前途无量,祝愿她努力不懈,勇攀高峰,是为序。

卞孝萱

二〇〇一年三月于南京大学

目 录

序.....	(1)
--------	-----

上 篇

《李翱集》版本源流考辨.....	(3)
乔亿及其《大历诗略》.....	(10)
《陆游诗醇意注》及其作者.....	(17)
论《钱注杜诗》的诗史互证方法.....	(30)
《钱注杜诗》征引文献的特点和方法.....	(49)
朱鹤龄《辑注杜工部集》略论.....	(66)

中 篇

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的学术成就.....	(81)
论梁武帝《通史》与南朝修史风气.....	(95)
唐传奇《上清传》史实考略.....	(106)
杜佑《通典》的产生与唐中叶著政典之风.....	(113)
柳芳《唐历》及其史学价值.....	(118)

《邶侯外传》及其与《家传》的关系	(150)
从《日知录》两个版本看顾炎武思想体系之形成过程	(158)
《续资治通鉴》讹误考校举例	(180)

下 篇

一部体现实证方法的文学阐释之作	
——评《阴铿与近体诗》	(189)
权德舆在中唐诗坛的地位	
——兼评点校本《权德舆诗集》	(195)
试论李益诗歌地位的升降	(202)
论李翱	(218)
论隋唐目录学的发展及其成就	(229)
日本江戸时期市河世宁所辑陆游佚诗	(241)
从传统到现代——论陈寅恪对传统诗歌解释方法的继承 与开拓	(248)
后记	(272)

上 篇

《李翱集》版本源流考辨

《李翱集》，又名《李文公集》，是唐人李翱的别集。翱，字习之，陇西成纪（今甘肃秦安）人，唐代著名的哲学家与文学家。史称：“翱始从昌黎韩愈为文章，辞致浑厚，见推当时。”^① 李翱的文章文风自然，极有气势，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，对于后世的影响甚大。笔者在校点《李翱集》的同时，对其版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，撰成此文，以就教于方家。

《李翱集》不知何人所编，宋人刘攽《中山诗话》有“王深父编《习之集》”的记载，可知北宋王回也曾编过《李翱集》。宋以后的历代官、私目录对《李翱集》多有著录。最早著录《李翱集》的官撰目录是宋初的《崇文总目》，它著录《李翱文集》一卷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载十卷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亦作十卷，又云：“蜀本分二十卷，集中无诗，独有《戏赠》一篇，拙甚，决非其作也。”《宋史·艺文志》载《李翱集》十二卷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作十八卷，云：“集皆杂文，无歌诗，前有苏舜钦序。”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作二十卷，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作十八卷。宋、元人的著录大体如此。但为何以上著录卷帙皆不合？近人余嘉锡先生在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中作了详细而确切的考证。他认为：陈振孙云“蜀本”二十卷，乃是每

^① 《新唐书》卷一七七《李翱传》，中华书局校点本。

卷分为两卷,其实内容仍是十卷。《宋史》多有脱误,其十二卷之说不足据。至于晁公武所谓十八卷当是二十卷佚二卷。余先生精通目录学、文献学,他的考定当是十分可信的。由此,我认为,《崇文总目》的一卷即是欧阳修所云“予为西京留守推官,得此书于魏君,书伍拾篇”。^① 因为《崇文总目》是欧阳修、王尧臣等奉敕所编的目录,欧阳修很可能将五十篇《李翱集》编为一卷著录。《李翱集》一开始即是十卷本,后来有人将一卷分为二卷刊行成二十卷之本。此本无诗,皆文。据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及刘攽《中山诗话》记载,王回编《李翱集》时收进一首《戏赠》诗,故当时尚流行另一个有诗本。宋末元初时《李翱集》佚失两卷,成为现在所见到的十八卷本。可以说至此《李翱集》有两个系统,一个是初编无诗本,另一个是北宋王回所编有一诗本。元、明以后的本子皆是从此二系统出。

明、清二代私家藏书目录对于《李翱集》的著录也甚多。明正统间叶盛《策竹堂书目》卷三著录《李文公集》三册,万历时陈第《世善堂藏书目录》下卷有《李文公集》十八卷。明末钱谦益《绉云楼书目》卷三载《李文公集》十八卷。清初钱曾《述古堂书目》载《李翱集》十八卷。金星軺《文瑞楼藏书目录》卷六著录《李文公集》亦十八卷。陈揆《稽瑞楼书目》著录《李文公集》亦十八卷。以上这些著录情况皆与今传本合,可见历代刊刻《李翱集》并无多少变化。

《李翱集》传世版本不多,清人吴大廷即云:“《李集》世甚少传本,欧阳公已叹其阙遗。”^② 可见,要搞清《李翱集》的版本系统并不困难。据本人考定,它有以下数种版本:

一、宋刊本

这是有记载以来最早的《李翱集》版本。清冯竣光在《新刊李

① 欧阳修《书李翱后》,载《欧阳文正公集》,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② 清吴大廷《〈李文公集〉后》,载清光绪冯竣光刻本卷末。

文公集跋》中道：

近时印本甚罕，谨得明嘉靖二年刊本及毛氏汲古阁本，又无名氏校本，互相参校。……。无名氏所校汲古阁本似依据一宋元旧刊，然亦不能尽善。

冯氏所谓“宋元旧刊”，清东莞莫伯骥《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》集部一有著录，曰：

此本黑口版，半叶十行，行十九字。目录前题《李文公集》，下云“总十八卷，凡一百三首，二首原厥”。下一行云：“唐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。”又下一行云“李翱，字习之”。版心有“李文”二字，在上黑口下鱼尾上。书贾求售时，不敢定何时本，惟云：“纸墨甚古，纸薄而有罗文，字体古藏疏劲，当非明刻。”索价甚奢。伯骥曾藏明本，每半叶十行，行二十字，版心有“卷一”、“卷二”等字，而此则否，心遂度此为宋元文。良由张氏爱日精庐、陆氏皕宋楼所藏宋本极富。而《李集》均为明本，《四库》著录亦由毛刻而来，估人不审此本为宋，固无足怪也。钱氏天树（号梦庐）《跋李文公集》云：“余昔藏有两本，审其字画，是明成、弘间所刻，目录之前无官衔一行。”张氏均衡云：“目录有官衔，五六卷首尾相接，皆宋本之征。”以上皆见《适园藏书志》卷十。此本五、六卷相联。衔名亦详叙，与张氏之说吻合，遂以重币得之。

莫氏之考定确谓可信，此为一《李翱集》宋刊本。检叶德辉《卽园读书志》卷七也著录一《李文公集》，并云：

此本大黑口，版半叶十行，行十九字。首为《李翱传》，次为欧阳文忠《读李翱文》，文后即衔接题《李文公集》，下一行抵四字云：“总一十八卷，凡一百三首（二首原厥）。”又下一行云：“唐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。”又下题“李文卷第一”。疑亦与成化本同。版心只“李文”二字，不载卷第，页数起《欧序》一号至十八卷一百五十三号上，后无景泰邢让跋，前无重

刻序，旧为湘乡曾文正公家藏书，有文正题记，称为渔洋八世孙信甫比部家藏。莫子偁定为南宋末年邵武坊本，莫固精了版本之学。其言为可信。

从著录情况看叶氏所见此南宋邵武坊刻本就是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所说的“蜀本”二十卷，两卷已佚，成十八卷，因为邵武坊即是蜀中刻书的一个书坊。而莫伯骥《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》中所著录的宋刊本或许是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所见的那个本子，但无证可考。万曼《唐集叙录》认为叶、莫二人所见同一本，我以为二者都是宋版，但却不是一个版本，在《古籍版本藏书题记索引》中也是以两个本子分别著录的。

二、元刊本

据上海书局《古籍版本藏书题记索引》，《李翱集》有元刊本，查清李希圣《雁影斋题跋》卷三有《李文公集》十八卷。在《雁影斋读书记》中也有著录，云：

唐李翱撰，每版十行，行二十字，卷首有严可均印（朱文）、铁桥印（白文）、汪文柏印、柯庭印、缪沅印（白文）。册后有休宁汪季青家藏书籍印（朱文）。各体文共一百三首，注明阙二首，核之乃《疏引见待制官》及《欧阳詹传》及《马少监墓志》也。末附《戏赠》诗一首，而目录误作《湖僧》，其它伪字极多，是元时坊本也。

可见李氏所著录的这个元本从宋蜀本而来，因为它末附《戏赠》诗。此本清于敏中撰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卷十一也有著录。

三、明邢让抄本

邢让，明景泰间人，他的《李文公集题识》云：

宋欧阳文忠公称“唐文之善，则曰韩（愈）、李（翱）”，韩之文传而世间者不啻家传人诵，李文则落落然，而后学有终身不

得见焉者，兹非一大欠事与？暇日于寅友陈君緝熙所，获睹是编，遂躬钞录，以备一家之言云。景泰乙亥四月之吉河东邢让识。

此《题识》见于《四部丛刊》影明成化冯孜刻、嘉靖舒瑞重修本卷末。邢抄本后来成为明成化本的底本，从版式及字体看邢让就是从叶德辉《郇园读书志》所著录南宋邵武坊本抄出。而成化本又出于邢抄本。据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清初徐养元也刻过邢抄本，但“伪舛最甚”，最终也没有流传下来。

四、明成化十一年冯孜刻本

冯孜，字师虞，明邵武郡守。成化乙未（1475）据邢让钞本刊成《李文公集》十八卷，是《李集》较早的刊本，卷首有广西布政使玉融何宜《李文公集序》，谓文一十八卷，凡一百三首云云。此本清道光张金吾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卷二十九、同治间丁日昌《持静斋书目》卷四、清光绪陆心源《皕宋楼藏书志》卷六十九、清末瞿塘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及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皆有著录。现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也有著录。北京图书馆所藏此明成化本《李文公集》十八卷，前有“钱氏藏书印”，后有“天一东莞莫伯骥藏书印”、“钱氏藏书印”及“吴钱氏藏书印”，无序跋，乃是明长洲钱谷（叔宝）及清莫伯骥所藏本，莫氏《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》集部一有著录。今《四部丛刊》所据影江南涵芬楼藏明本，乃是经嘉靖四年（1525年）舒瑞重修过的明成化本，前有明何宜序，末附欧阳修《书李翱后》与邢让《题识》。欧阳修文中说李翱所作《欧阳詹传》，他所得《李翱集》五十篇无之，既而感叹“惜其遗阙者多矣”。可见《欧阳詹传》在宋时已佚，无怪乎今之传本皆不得见。明成化本是国内现存最早的《李翱集》版本，故而亦属善本。

五、明嘉靖二年黄景夔刻本

此本莫友芝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有著录，云嘉靖二年（1523年）丰都黄景夔刻，题曰《李文》。近人缪荃孙《艺风藏书记》卷六及罗振常《善本书所见录》卷四也都有著录。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有藏本十八卷。前有黄景夔自序，次欧阳修书序，末附《旧唐书·李翱传》，欧阳修《书李翱后》及邢让题识。黄景夔自序云：“予少尝见《李文公翱集》，是时已知爱其文，后不再见是书。元年春，唐太史守之使朝鲜，至山海。予问是书，曰‘有之’。遂从假其本，录而刻焉。”可知嘉靖本从朝鲜本而出，但朝鲜本未见著录，从嘉靖本的序跋来看朝鲜本也是据邢让抄本刊刻。

六、明末毛晋汲古阁刻本

此本是毛晋所刻《三唐人文集》本。《四库提要》云：

近时凡有二本：一为明景泰间河东邢让钞本，国朝徐养元刻之，伪舛最甚。此本为毛晋所刊，仍十八卷，或即苏天爵家本欤？

可知《四库全书》本《李翱集》是汲古阁所刻本，然而它也是据元苏天爵家藏本所刻，明赵汴《东山存稿》有《李文公集后》文云：

《李文公集》十有八卷，凡百四篇，江浙行省参政赵郡苏公所藏本。某既从公传写，复总其篇目如上。……。自是每欲求集观之，不可得，……至是乃请于公，而得之甚慰也。……参政公将刻梓，以广其传于学者，故窃著其为人大略，且非排史氏之妄，以明欧阳公为知言云。

苏公，即苏天爵，字伯修，真定人，《元史》有传。他所藏十八卷本篇目是一百零四篇，恰与汲古阁本相同，而邢抄本是一百零三篇，少一篇，显然不据苏天爵所藏本钞行，因此，我认为汲古阁本即是据苏公所藏本刻。今人万曼著《唐集叙录》以为苏天爵藏本是

“后来一切李集祖本”。原因是今传各本皆无苏舜钦序。说苏藏本是一切李集祖本，估且可信，但我认为苏藏本也就是晁公武所著录的那个十八卷本。因为，晁氏所著录的本子“《集》皆杂文，无歌诗，前有苏舜钦序”。而苏藏本或汲古阁本都是各体文十八卷，无诗，至于苏舜钦序很可能在流传过程中佚失了。另外，晁公武与苏天爵二人所处时代颇近，晁公武是北宋末到南宋中，而苏天爵则是南宋中到元代初年，因此，万氏所谓苏氏家藏本“未必即是晁公武所见之本”的结论是过于谨慎了。

七、清光绪乙亥(1875年)冯骏光刻本

此本北京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善本部皆有藏，亦十八卷，收文一百三篇。前有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、明何宜《序》、黄景夔《序》，正文后附“补遗”一卷、“附录”一卷，有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之《李翱传》、欧阳修《读李翱文》与《书后》、明邢让《题识》、清全祖望《李习之论》、清吴大廷《书后》，最后是冯骏光《新刊李文公集跋》云：

甲戌秋，余购得古书数十种，中有东洋文政二年刻本《李文公集》十八卷，凡一百三篇。公务之余，浏览竟帙，其行文旨趣与欧阳文忠公及苏明允氏所论一一符协，念近时印本甚罕，付之手民，惟伪字脱文层见叠出，乃遍访友人所藏旧刊，仅得明嘉靖二年刊本及毛氏汲古阁本，又有无名氏校本，互相参校，伪谬亦复不免，而嘉靖本尤甚，无名氏所校汲古本似依据一宋元旧刊，然亦不能尽善。

从以上可以证明冯刻本以日本本为底本，又参校其它本子而刊行，集诸本之大成，乃李集中校勘较精审者，故可视为善本。

据此可知，《李翱集》还有日本文政刻本、无名氏校汲古阁本等版本，日本本乃是日本文政二年(公元1466)刻本，现南京图书馆有藏，可惜前两卷已佚，无名氏校本未见著录。

乔亿及其《大历诗略》

乔亿(1701—1788),字慕韩,号剑溪。清代宝应(今属江苏扬州市)人,乔亿出生书香门第之家,祖父乔莱,曾任康熙内阁中书舍人、翰林院编修等职,晚年潜心治学,又喜汲引人才。乔莱古文师汪琬,极受时人推许,著述颇丰,有《系辞》、《乔氏易俟》、《崇禎长编》、《清太祖高皇帝实录》、《宝应县志》及《古文分类粹编》等,他还善诗、词、曲,生平与王士禛友善,常切磋酬唱,乔莱作品全部收在《南归集》、《直庐集》、《石林赋草》、《白田唱和集》及《香雪亭新编耆英会记》等集中。乔莱一生为人豁达正直,史称:“卒之日,朝野莫不悲之。”^① 乔亿的父亲崇修,字介夫,号念堂,亦善诗,又工书法,尤擅八分书。曾官铜陵县教谕,生平与史学家王懋竑友善,时以道学相切磋。乔崇修生平著有《鸡肋集》、《陶园诗文集》等。乔亿的二位伯父:崇烈、崇让都是康熙末年进士。据道光时《重修宝应县志》载,他们二人皆善书画,崇让尤以画猿与花鸟闻名于世。由此可见,乔氏一族在清代均为世宦、文人,且门第显赫。受祖、父辈之影响,乔亿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与诗歌研究,他的五言诗独宗汉、魏,近体初学初、盛唐,后亦近大历、元和,也颇能独树一帜。《重修宝应县志》称,乔亿平素善谈论,年轻时“以国学生应棘围试,不售,

^① 《清史·乔莱传》,中华书局点校本。